

敬爱的郑老师已经离开我们 8 天。1 月 3 日晚 11 点半，本来已睡下的我，不知为何又起床查看了一下手机。当看到陈院长传递的“惊悉郑忠国先生驾鹤西去”的消息后，一夜无眠，悲痛无比，脑子里全是过往与恩师的点点滴滴。那晚翻看了他写的美篇多遍，隔空为恩师做了祝愿，用一夜回忆做了深切悼念。感恩第二天能够顺利赶到他的灵前，参加了道别仪式，对着恩师说了最想说的话，亲眼目送了棺柩的离开，总算没有留下大遗憾。

在过去的这几天里，每每想起郑老师真的走了，依然会泪流满面，依然会追忆起过往与他相处的美好瞬间。静静的夜晚，从头写写和郑老师二十多年的师生缘，沉痛悼念一下给过我们诸多帮助和鼓励的恩师。

严格来说，我不是郑老师名下的学生，而是他的学生家属。我是 2001 年考入北大数院的，师从蒋建成老师，而爱人崔现伟是郑老师在 1999 年招收的硕士。那时郑老师不认识我，但我早已认识他，通过崔的讲述，早已知道郑老师是一位为人随和，待生如子，治学严谨的知名统计学家。时至今日我都记得 2002 年崔硕士毕业那一年，郑老师为他批改的论文，细致到了每个标点。

我有幸能得到郑老师的指导始于 2004 年初，那时我面临硕士毕业，而蒋老师恰好在美国，与论文答辩相关的事宜都需要郑老师帮忙。至今仍记得那时郑老师不仅为我提出了宝贵的论文修改意见，还给了我很多鼓励，助力我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。更不会忘记答辩那一天，作为答辩组长的郑老师，宣布我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的那一美好瞬间。

毕业后，我去了北京联合大学工作，主要为本科生讲述统计学课程，遇到问题也会与郑老师通电话或当面请教。当 2008 年遇到职业发展困境，需要考博时，更是麻烦郑老师帮我写推荐信。永远不会忘记，郑老师在灯光下帮我手写博士报名推荐信的情景，他戴着眼镜一笔一划地写了一刻多钟，我考了两年他帮我写了两年。待到人大统计学院博士毕业时，我们邀请郑老师和师母，以及艳玲一家小聚，郑老师为我能够顺利拿到学位感到异常开心，并把那晚的聚会详情收录到了美篇里。他的这份肯定不但平复了我读博多年久攻不下的辛苦，还让我对自己有了更多信心。

平日的交往中，郑老师还特别关心我和崔的孩子教育问题，经常会把他搜集到的育儿经验和方法，及时传递给我们。最近的一次是 2022 年 11 月 4 日上午 11 点 33 分，他发给我的关于美国中高中数学竞赛的相关链接，如今看来只有满满的感动。除此之外，逢年过节当我们不能去看望他时，我通常会私信他一些家庭照片，事后发现他都收录在了美篇中，以备长期珍藏，点滴小事中尽显父亲般的温暖。

与郑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是 2022 年 7 月 26 日上午，我带着大女儿与孙银铃，一行三人一起去看望他和师母，他早早地就下了楼，到小区门口接我们。我们坐在沙发上一同畅聊的情景，如在昨日。考虑到不宜叨扰他们太久，一个小时后我们起身就走了。他不但送我们下楼，还陪我们往东走了好久，直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，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那一天的聊天他都记在了美篇里（统计聚会 2），还特意提到了“分别的时候都有些不舍得，好多话没有

说完，以后在网上再说”，如今来看，好后悔那天没有多陪他聊会儿，那时的我们总想着还有下次看望他的机会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

回望我和崔现伟与郑老师二十多年的师生缘，他不但教会了我们如何做学问，还为我们树立了热爱生活的榜样。在我们心中，他对待病魔的乐观态度和终身学习的精神都堪称我们学习的典范，感恩生命旅程中能遇见德艺双馨的郑老师。

恩师如父，悲痛之情非文字可表述。死非永诀，我们永远怀念恩师！

郑老师千古！

学生：王述珍
2023 年 1 月 11 日晚 11 点